十先生奧論註

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八

十先生奥論註　　總集類

提要

臣等謹案十先生奥論註四十卷不著編輯者名氏亦無刊書年月騐其板式乃宋時建陽麻沙坊本也書中集程子張耒楊時朱子張栻呂祖謙楊萬里胡寅方恬陳傅良葉適劉穆元戴溪張震陳武鄭湜諸人所作之論分

類編之加以注釋據其原目凡前集後集續集各十五卷此本續集脫去前五卷僅存十卷而前集第七卷以上亦屬後人抄補其原註并佚去不存所亡之卷已無篇目可考不知作者凡幾即此四十卷中核其作者已十六人但題曰十先生中間宋史有傳者凡十一人其餘若張震字東父益寧人孝宗時中書舍人龍大淵曾覿除知閤門事嘗繳回詞

頭事見胡沂傳鄭湜有二其一字溥之福州人光宗時為從臣奏立太子監國見留正傳其一則紹熙元年為從政郎進治術十卷見書録解題此所載之鄭湜其進治術者歟方恬劉穆元陳武三人則史傳俱無可考見矣宋人文集名著史冊者今已十佚其八九而名姓無聞篇章湮滅如集中方恬諸人者更指不勝屈此書雖不出於科舉之學而殘編

十先生奧論註前集卷四

歷代聖君論

堯[illegible]　　　　呂祖謙

動於天下或者聖人為之亦時之變為之也道函泰始於[illegible]渾淪[illegible]未[illegible]未斷之天者未離也已分太乙乾坤殽於[illegible]各入於卦散於九章而其體始離[illegible]其[illegible]骨[illegible]離也何者乾坤判而未

文淵閣寶

退藏者聖人之分也吉凶與民者聖人之餘也為其餘而不及其分聖人之心亦缺然也是故易之書為憂世而作也無所憂則不作也嗟乎彼文王仲尼又何等時耶吾固曰非聖人為之也亦時之變為之也昔者堯以是道而傳之舜則曰中舜以是道而傳之禹則亦曰中中果何物耶意者堯不免於強名而舜不過於循襲也夫強名以言道循襲以語人非意也勢也河洛出矣八卦具矣而中之名未立也雖然言之可矣堯之命自中

之外則無說而舜則有曰人心道心也危微精一也營營然若慮夫其擇之不精也其語之者不詳也其守之者不固也繼而曰無稽之言勿聽也弗詢之謀勿庸也吁强名而言中亦既贅矣而奚至於是哉吾深悲夫舜之時不逮夫堯也自堯舜而有執中之說精一之說然後有吾道一以貫之之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說已而為性善性惡之說為善惡混之說而道始益離矣嗟乎堯固憂乎後世之不知中也而中之名立舜固慮夫

後世之失中也而精一之說立二說立而後世之說卒以窮吾又悲夫堯舜之不得以歸乎天也不特此也九疇之錫禹得之無說也而箕子則反覆言之未幾漢儒得竊之以文其誕而皇極之道孤向非箕子開其源而漢儒何以承其流也噫彼箕子又何等時耶吾固曰道離於天下非聖人者為之也亦時之變為之也然則處時之已變則何為則亦曰伏羲堯舜而已矣文王箕孔而已矣以酒而解酲可也惡酲而去酒不可也吾獨悲

夫聖人之不得以歸乎天也

大禹

聖人之舉事亦難乎其始也曷難乎其始也始者終之的而創者述之表也始者創之終者述之吾見創之者一線而述之者滔天也嗟乎聖人則亦無心待天下來世而已矣奈之何天下後世之不以無心待聖人也益嘗讀書而至於苗未嘗不悲舜而嘆禹也舜聖人也禹亦聖人也而有心乎哉苗之不率非一日也在堯之時

則然也堯嘗一遏絶之矣而苗不悟舜嘗一分北之矣
而苗復不悟然則堯舜何汲汲於苗之悟也悟不悟無
足介也而鰥寡則有辭也庶戮則無辜也民棄則弗保
也堯舜無心於苗而有心於民也徂征之舉益再悟之
也嗟乎聖人其亦待苗以速化而示以無心之太過也
歟吾聞聖人無心也以有心議聖人者凡民也奈之何
其不以無心議之也彼固謂揖遜之治征伐則未見也
都俞之化誓師則未聞也征伐未見而見於舜誓師未

聞而聞於禹則是起戎者舜先之而召亂者禹首之也雖然苗逆命猶可也苗不逆命則舜之征也為無名禹之班也為無功而益之贊也為不切矣夫起戎而至於無名召亂而至於無功吾固悲夫聖人以無心之用而得有心者之議也嗟乎聖人亦不計後世之議此也夫有心於伐人者其籌之必工也其計之必審也工而審焉者故其勝必決勝而必者功巧於中人者之為也然則聖人固巧於中人也哉聖人寧可以失師之名歸之

已而不忍中人以圖幸也吾固曰聖人無心也有心者之議不計也吾亦不責有心者之議而嘆聖人不幸而有苗也向使無苗則無征無征則無誓征誓之名不立吾知舜可以遊乎堯之天禹可以遊乎舜之天而天下來世有心者之議皆可以相忘於不可致詰之域矣惜也以舜禹之無心而不得以遂乎此也是故自夫有舜之征然後有胤侯之征成湯之征武王之征雖征其所可征然征之名此乎出也自夫有禹之誓然後有甘野

之誓鳴條之誓孟津之誓雖誓其所當誓然誓之名此乎立也舜禹之心夫豈以征誓而示後世也哉吾固悲夫始者之一線而終者之滔天也吾固曰聖人無心也有心者之議不計也吾亦不責有心者之議而嘆聖人不幸而有苗也

成湯

言不足以孚乎民也言出而民孚者是必有孚於其先者焉非言也言焉而孚未若不言之孚也易之革曰巳

日乃孚又曰未占有孚蓋孚之於已日者革而孚也孚之於未占者孚而革也然則已日之孚又不若未占之孚也何者求信於人者是必難乎其信也難信而信非信也中孚之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而夫子以為居室言善而千里之外應夫居室之言若無與於千里也而千里之外應者理之所在不求孚而自孚也君子烏可以言而求孚哉吾觀典謨所載蓋數千語不啻也而未嘗有一語令乎民且堯舜非愚乎民也知民之不可

以累乎湯吾不悲湯處時之窮而悲湯無以示天下來世之窮也湯之誓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者示民以不敢專之之辭也又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示民以所未諭之辭也又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者責民以信而督民以必信之辭也嗟乎動天下之兵而加諸天下之主其迹誠逆也其理誠悖也而曰予不敢專爾所未諭也信之者賞而違之者誅也吁迹逆而掩

之以順理悖而覆之以誠如之何而冀民之孚也吾固知非聖人之事也而湯之心亦卒以不安雖然使湯安於其窮而不變不可也安而不變者是助桀者也放桀之罪身罪也助桀之罪心罪也身罪之罪其罪小心罪之罪其罪大小不可以易乎其大而身不可以掩乎其心者身罪而心非後世或可以原心而定罪身脫而心陷焉者吾不知其罪之如何也嗟乎此湯之本心也而難以告夫人吾觀當時曰舍穡曰其如台者非助桀之

言也不急以伐桀者之言也夫安於虐而不急以伐焉
者何也意者執於其好而不忍也夫不忍以賊乎其君
而上之人誠恐焉湯之心又何如也吾固曰湯處時之
窮者也雖然此猶可也湯之慙有曰予恐來世以台為
口實益憂無以釋後世之辭也夫有所創而懲其述焉
者難免也而湯顧憂之湯非為武王伐紂者設也為千
萬世聖人者設也夫自加乎人之君而憂其子孫加於
人是笑房杜者之智也非為匹夫匹婦復讐者之為也

過非桀也心非湯也罪非紂也心非武也援湯之言定桀之罪按武之訓數紂之非其禍不淺也嗚呼此湯所以終慙而不釋也而虺之誥則曰王無慙天之錫於王者然也民之戴於王者然也王之聲色則不邇也貨利則不殖也其寬仁是信也其大德是昭也王奚慙哉吁虺之誥誠然也湯然乎哉吾固曰湯處時之窮未窮也而無以示天下來世之窮也雖有百虺之誥亦奚釋

文王

古今論無憂者必曰文王憂之深者亦莫若文王夫文王果無憂也而奚憂曰憂不在於文王者深憂也憂而在焉非憂也人咸知有憂之憂而不知無憂之憂無憂之憂深憂也憂不在堯而有驩兜之憂者堯之深憂憂不在舜而有瞽瞍之憂者舜之深憂然則文王之憂者亦不于其身于其人者乎人皆曰父王季而子武王者文王可以無憂也予則曰無王季之父無武王之子無憂也父而季也子而武也文王之所以深憂也何者王

欽定四庫全書

也江漢之民王之民也東海北海亦王之民也無王則無岐無江漢無東海北海而予奚得以君之也今岐之民則曰是文王之仁也江漢之民則曰是文王之化也東海北海則曰是文王之善養老也嗟乎我何有於天下而天下顧知有我也已而虞芮不質成於王而質成於我昆夷不遣聘於王而遣聘於我甚矣文王其無以謝天下也吾將有以奉邠岐之民江漢之民東海北海之民與夫虞芮之臣昆夷之聘而歸之王可也是故羑

紂之必改能遏汝墳之怨而不能遏孟津之畢集能率天下以事紂而不能止牧野之投戈是則文王之憂至此而終不可釋也吾固曰憂不在於文王者深憂也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尤文王之深憂也文王望道之心何如哉惜也文王有此心而不得以如其時也昔者堯以天下與舜舜逃之舜以天下與禹禹逃之二聖人者逃之而不能免焉者也禹以天下與益而益之避卒得以遂其志吾嘗謂舜禹之心之不得以如益也使文

王而生於此時則堯自堯舜自舜禹自禹文王自文王交相忘於無事之域縱有不得已焉則猶可以為益之避而得以遂其心惜也文王不生於舜禹之時而生於商也

武王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一日無君者固武王之憂亦伯夷之憂也武王憂今日之無君而伯夷憂後世之無君憂不同而君一也吾嘗讀泰誓之書未嘗不悲武王有無君之

心也然武王之無君天下之有君也武王得無君之非而天下獲有君之幸以巳之非而幸易天下之幸奚不可也而伯夷則不之恕也吾觀湯之慙未釋於伐夏之日而仲虺則釋之武王自謂于湯有光而伯夷則非之何者湯無伯夷則慙而武王之臣皆虺故非也慙不見於湯則非必見於夷光未見於武王則釋先見於虺湯之慙夷之非武王之光虺之釋皆同此憂也無武之光無虺之釋則天下無善治無夷之非無湯之慙則後世

無寧君吾固謂數聖賢者同乎其憂不同乎一世萬世之憂也雖然湯為之而身慙而武王則假於人者何也處武王之勢然也文王葢嘗有慙矣非徒為湯之慙而且慙乎為湯也使武王而復慙焉是視天下之無其主也故武王任無君之非而有伯夷非無君之責使今日有得君之利而後世無從亂之虞嗟乎武王之意亦深矣而其迹則逆也其理則悖也而亦難以孚乎人今觀數紂之辭則詳而明誓衆之辭則曲而直援文王之辭

則大而著意者明紂之罪直取其心而著文王之德期以取信於天下而已吁以已之意而求以孚乎人人亦既德矣而况於援親之德而强以說人吾未始不為武王病也雖然武王誠病也文王之德天下皆知之而亦何俟於予言然不如是則人無以取信於我也泰誓之書吾嘗畧其數紂之辭而考其自誓之辭然後可以見武王之心且其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

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意者以天下之意
如此其孚文考之德如此其著今日之過非天人也非
文考也乃予一人之過也夫以必勝之辭而伐至不仁
之紂天眷人予而猶懼其有差吾以是知武王之心也
不怨天不尤人不咎文考之過不知當時之非不避後
世之議以天下之責而萃於一已天下何與於武王而
武王為之若是力也誠不忍視天下之病而自居其身
以忠也是以放牛歸馬為天下也散財發粟為天下也

武王何與焉吁葢至是而後見武王之心昔者夫子序洪範之書則曰武王勝商殺紂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者大法也訪大法於亡國之臣吾固謂非武王則不訪非箕子則莫陳也而夫子則詳直而序之者意者以謂可勝則勝非求勝也可殺則殺非過殺也可立則立立之所以為仁可歸則歸歸之所以為義而武王一以無心處之斯其所以為皇極之君也歟吁葢至是而後益見武王之心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一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二

聖賢論

楊萬里

曾子

無聖人之天而求至乎聖人之地其至者否也然則其孰為地孰為天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力也者聖人之天也堯舜之所性湯武之所身孔顏之所傳惟此一事故夫仁也者聖人之地也學聖人而不求至其地是欲歸

其家未及門而宿於牆之外也然則仁何事於力子曰
仁之為器重舉者莫能勝其為道遠行者莫能至又曰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而冉求亦曰非不說子之
道力不足也故夫天下之重者莫重於不重之重而太
山為至輕天下之力者莫力於非力之力而烏獲為至
羸仁也者不重之重也聖人也者非力之力也夫惟有
非力之力者然後能舉不重之重不然子貢之辯子路
之勇足以屈天下震諸子而一登聖人之門動靜語默

弛然廢舉其辯與勇納之懷而無所用之然則必有非力之力而後能舉此不重之重者也葢夫口易強而有辯也身易強而有勇也資難強而有力也非有其天其誰實能之故曰力也者聖人之天也無其天而求至其地無其力而求舉其仁此楚人之所以學烏獲而死者也昔者楚人有慕烏獲之力而學之其里之父欲持千鈞之負而適秦者聞楚人之力也而請焉楚人者欣然而試負之然肩之而不能勝勝之而不能步步之而不

能至泰强而走焉不十步而絶筋折脛以死學者無聖人
之力而求舉聖人之仁吾懼其負而不能勝勝而不步步
而不至泰也故夫烏獲可慕而不可學也有烏獲之力而
舉烏獲之負可也無烏獲之力而試烏獲之負可乎烏
獲之力千鈞之負不可試也而況聖人之仁而可試乎
哉有其力而堪其負其惟曾子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
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
亦遠乎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者也何也其力弘然

後肩之而能勝其力毅然後勝之而能步曾子之於仁
弘以肩之毅以步之其至於秦無難也雖然輕天下之
重者重而不之覺遹天下之遠者遠而不之慮曾子亦
覺其重而慮其遠者也子曰仁者安仁安則重者輕夫
何覺又曰我欲仁斯仁至矣至則遠者邇夫何慮此聖
人之事也曾子未及也故曰曾子之力庶乎聖人之力
者也雖然任重而能堪堪之而不釋道遠而能趨趨之
而不息秦雖去楚遠矣其庸不可至乎而況吾仁非若

黍之去楚也哉曾子也雖未能如聖人之不覺其重不慮其遠之安也仁以自任死而後已曾子其不至於仁乎子思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曾子之謂矣

顏子

道可遇而不可傳非真不可傳也遇則可傳不遇則不可傳矣何謂遇以吾之有迎彼之有是謂遇遇則不相拒而不遇則不相受不相受而求相傳是黄石以求其

為粥也薪可盡斧可穿而粥不可成何也粥固石之所
必無也天下之事從其有而迎其有則其功易取其無
而納以有則其功難而況於以道傳人而傳於不相受
者耶葢不相受而求其傳吾雖挈然有以與之彼則茫
然不知所以受之吾雖昭然有以示之彼則暗然不知
所以覩之彼非不受不覩也彼固無以受無以覩也舉
珠玉以授無指而責其不翫指日月以示無目而責其
不仰可乎若夫手與目具者惟恐吾之不授不示也授

則受示則覩矣不惟授而後受示而後覩也雖不授之猶將取之雖不示之猶將窺之何則彼固有以遇也手與珠玉遇則其取不可禁目與日月遇則其覩不可閉大哉遇乎聖人以道而傳於人不有遇之何以傳之雖然聖人之於人固不忍以不遇而不傳亦不可以不遇而必傳不遇而不傳天下將以吾為絶不遇而必傳天下將以吾為拂拂之則有所不勝而絶之則又有所不悅聖人於此難矣哉以夫子而傳顔子顔子之幸耶曰

非顔子之幸也夫子之幸也何也夫子之無難也何也
遇而非傳也夫惟遇而非傳是以傳而必遇吾嘗觀夫
子與回言終日而回不違其契蓋如此也契原於順順
原於遇今夫日能消氷而不能消水豈日之樂乎氷而
袪乎水哉氷與日相受而水與日相捍故也夫子之於
回其日之與氷歟何其遇而順順而契也然則回與夫
子之契豈夫子之言能啓人而顔子之聽則聽人也耶
夫子之言能啓人也則難言之童啓矣回之聽能聽人

也則車馬輕裘之言入矣然則夫子之言言不以言回之聽也聽不以聽言不以言則言者天也聽不以聽則聽者亦天也以夫子之天觸回之天以回之天感夫子之天是惟無合合則遇矣夫何違之有當其未言回意已傳及其既言回意無外使夫子一笑而回已領矣而況與之言終日耶或者曰回何功於後學也參如回則無其孝經矣門人皆如回則無論語矣有經而道猶不傳也回也日居於韶濩鐘磬之側而弗考弗擊使有耳

者無聞焉非過歟違生疑疑生問問生道而回也不違也嗟乎道以言而通亦以言而塞非言之能塞道也失之也一失而為訓詁再失而為辭章言之盛道之衰也不有回之學何以使學者知有妙學哉學者棄其學以學回之妙學則盛者衰衰者盛矣盛者未盛而衰者未衰曰回之無功於後學也宜也

孟子

仁可得而求乎曰可仁可得而聞乎曰不可仁不可聞

則學者烏可求曰求以不言不求以言益體仁者心也而心非仁踰心者言也而言非心言道非心也而言可以求仁乎哉言之非心也以言有所不能言也非惟彼心之仁不能言於吾也吾自求之吾自得之吾自不能言之矣人有生而不能飲酒者問酒之何味其能飲酒者不過告之以酒之美而已若酒之所以美者雖能飲酒者亦不能自言也非吝於告也極天下之善言酒者止於此也就使能言而不止於此亦不能使不飲者之

知味何則吾以其言言酒而彼以其聽聽酒而言與聽
卒非酒也韓子曰愽愛之謂仁程子曰非也仁者覺也
吾將是韓子則夫子之言有不然者顏回問仁子曰克
巳復禮為仁於愽愛何與焉吾將是程子則夫子之言
有不然者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於覺何與焉仁之不可
言也如此然則仁不可言二子之論烏乎歸曰吾將歸
乎夫子然則夫子之論是不一也烏乎而得歸於夫子
曰吾將由孟子以歸夫子程子者得夫子之潛者也韓

子者得夫子之彰者也孟子者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
其會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今人乍見
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嗟乎孟子之言仁
蓋至於此止乎然則曷謂惻隱曰是不可言歟孟子之
言及於惻隱蓋假惻隱以明仁而惻隱非仁也今於惻
隱之外又求惻隱之說正使惻隱之說明而仁愈晦矣
雖然試言之隱也者若有所痛也惻也者若有所憫也
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人之手足痺而木者則謂之不

仁益方其痒而木也搔之而不醒扶之而不恤彼其非不愛四體也無痛痒之可覺也至於無病之人誤而拔一髮則百骸為之震何也覺其痛也覺其一髮之痛則愛心生不覺四體之痛則愛心息孟子曰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此不覺於人者也曰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此覺於人而不覺於身者也曰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覺於身而不覺於心者也以覺吾之痛覺彼之痛則愛人以覺彼之痛覺吾之

痛則自愛自覺而自愛則何理之不悟覺人而愛人則何物之不覆是故不愛始於不憫不憫始於不覺不覺始於不痛古之君子以不如舜為憂此一痛也以一夫不被其澤為責此亦一痛也故曰痛則覺覺則憫憫則愛然則克己復禮仁也愛人仁也博愛之謂仁仁也仁者覺也仁者何也均惻隱之心也故曰孟子得夫子之潛與彰而據其會者也雖然孟子則善言仁矣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學者誦孟子之言者也吾知惻隱之為仁

也市門之儈終日導千金之賈而鬻於市歸其家無一錢之藏則外而不內也孟子之言仁何與乎學者之事哉孟子曰茍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茍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學者葢亦求其所以充之也哉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二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三

雜論

胡寅

秦

李斯獻策始皇用之燒經書坑學士謂可以杜異志息誹謗者矣然沛公一起言太公兵法運籌决勝者張良也說下秦將使連和者陸賈也收秦圖籍薦大將撫根本者蕭何也陳奢麗取滅亡之戒者樊噲也將思歸之

士出南鄭定三秦者韓信也脫輓輅論咸陽形百二之
利者婁敬也自餘如參陵平勃之徒莫不以材智策勲
為漢宗臣計其生時秦于楚尚未得華陽夫人也始皇
又何在而此羣雄或伏於胥吏困於卒伍屠狗販繒寄
食乞憐姓名不聞而往往已有喋血咸陽葅醢祖龍之
志矣始皇既不得而坑之方且虞心非巷議之人治偶
語非令之罪是猶大川泛濫壞隄横決而區區於捧土
增石窒罅補漏不亦愚之甚哉史謂秦愚黔首夫黔首

固多愚不待秦而後愚也其不愚者非秦所能愚也然則滅仁義之塗絶諫説之辨以一身而讐視四海之人將以遏其口屈其心至於賊至而不知办迫而不免是則自愚而已矣

豫讓

君子為名譽而為善則其善必不誠人臣為利禄而効忠則其忠必不盡雖然滔滔皆是也之人也殆庶幾乎美觀而不足於夷攷矣使智伯有後而豫子為之奮不

莫強於人心而可以仁結可以誠感可以德化可以義動也莫柔於人心而不可以威刼不可以術計不可以法持不可以利奪也項籍生於戰國耳不聞先王仁義之事目不覩先王禮樂之化其所知者惟攻戰爭鬬耳彼其見白起坑趙卒於長平必以為豪敢武勇而慕向之也雖其天資禍賊亦有所效而為之此二十萬人者心既不服即速坑之使秦民皆不服可盡坑之乎昔周既勝商商之餘衆蠢有異謀周公東征去其渠魁而已

建成周遷頑民選用畢公君陳為之父師教訓漸磨至千三紀然後丕變昔商今周混無異俗大哉遠乎聖人之處事也向使周家有怨疾之心奮於殄戮非無餘力仁恩不足而刑殺是煩懼而亂者衆矣不此之法而惟殺是務二十萬人不服羽得而坑之諸侯王不服四面而起羽獨且柰何哉

張良

重義之人一飯必報寡恩隆怨者雖宗國猶將使人覆

之心一也而差別如此夫一飯薄禮猶不忘報則可以見其仁矣相國之禄萬鍾豈真一飯也五世之相其為飯多矣良區區於此豈為利哉君臣之義不可廢也魯莊公以千乘之國不能復其父仇而良以亡國之臣匹夫之力伸志義於天下人之能否相去豈不遠哉或者著論以謂良年少輕用其心奮一朝之怒僥倖其成黄石老父素不喜也故為後期之約墮履之事以屈折其虛氣使能忍以就大者是不知良也良本為韓報仇非

有事漢之志者苟能斃呂政於一椎則其心愜矣或者之言虞其敗耳是不然夫以秦皇狙詐之智虎狼之威千乘萬騎之衆揮椎奮擊既無覺者良非獨免併免力士其智略之妙固已視呂政如罝中狐兎何敗獲之憂乎是以淺淺待良矣

韓信

司馬氏曰韓信之功大矣觀其拒蒯徹之說迎高祖於陳豈有反心良由失職怏怏耳盧綰里閈舊恩猶南面

稱王信乃以列侯奉朝請世言高祖負信則有之雖然信亦有以自取也下齊不報而自王固陵有期而不至是乘時徼利懷市井之心高祖欲取之久矣顧力未能耳及天下既定則信復何恃哉愚謂功過當相準信功齒三傑不可忘也迎陳之禮可以贖自王之釁拒通之意可以免失期之罪未有反計則當侯以次國逆謀既露猶當宥其子孫如此則漢祖紀信之功討信之罪各盡其道而無負矣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三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四

雜論

方恬

秦 論其刑酷

益秦之暴日設刑以罔人之罪如捕虎豹如獵麋鹿不待彼之犯而後治之也闕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闕由是言之輕刑未必不可止奸嚴刑者長奸以自敝也

秦之所謂豪傑者吾意其必為淺浮狂妄之徒彼其誠豪傑也秦亦安得而誅之

機論

事以銳而奮亦以銳而惰宜不惰也而銳之終則惰繼之何也氣銳而功不隨也古之大有為者不憑氣以舉事以事不集則惰繼之矣衝風之衰不能起羽漂流之餘不能蕩芥勢固有所窮也故明主折其氣而不使之窮蓄其銳以待之而不肯輕用其鋒故其銳不挫而其

鋒不可犯何者彼固有以養其鋭也方陽之潛于深淵也葉焉者零波焉者氷凄焉者慄而不知其温然者之將復也逮其久也温然者翕然於下勃然而達於上劃然而為雷則惰者肅懦者憤蟄者伸甲者坼萌而達者無不遂生而如意蓋其復之也漸故其蓄之也厚其出之也遲故其震之也驚不鋭於其始而鋭於其終怯於前而勇於後靜於久而動於卒天下之事惟其發於卒然者人之所不能料也高帝之為漢王也項羽奪其關

中而不敢爭驅之南鄭而不敢怒帝非真能下人也而隱忍不校以就蜀漢之封者所以安羽而求出於其不意也逮夫漢中之席未温而三秦之師已舉鴻溝之約方成而垓下之圍已合帝於此何其鋭也夫惟其始也不鋭故其終也獨勇帝之始非真不鋭所以養其鋭而就大事也故夫人主之為天下不病其怯而病其勇不取其鋭而取其堅蓋鋭者其氣也堅者其志也高帝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此高帝之志也天下

之事無必為之志而特恃其輕為之勇無先定之謀而
欲求速成之效愚未見其能濟也何者輕為者不量力
而欲速者不知變故也方今天下其可有為之時耶其
未可有為之時耶以為可以有為也則未見其可為之
機以為未可有為也而將遂不為也則愚未見可如此
而遂已也古者敵國相持其為策有二而已可戰則戰
不可戰則守過是無策焉其所謂守者非不戰之謂也
先為戰備以待其可戰者也故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戰

則天下莫能支守則天下莫能窺惟其先莫之窺也是以一發而莫之支也今也以為戰而忘於戰以為守而懈於守在彼既有可勝之形在我亦無不可勝之備則亦僅自立耳嗚呼以今日事勢其將大有為耶其欲僅自立而已耶如其志不立於僅自立也則今日之所以待敵者愚不知其故也愚雖不肖切嘗妄論當今之故以為今日之失在於志太銳術太疎舉事太輕責效太速此天下之事所以顛倒錯亂而無所成就也符離之

豈有驟如吾意者耶不度其勢之利害可否驟起而決
為之不以驟而屈則以驟而沮何也未可之事以驟而
失機未至之便以驟而先發故也舉而失其機發而失
其便則其志必益恥其心必益憤而其勇必未已以未
已之勇乘易忿之心則思之不待熟講之不待精前之
失未懲而後之舉復發矣嗟夫天下之事務決吾意而
僥倖求逞者不可數為也昔者孝文之世天下之事其
不滿人意者多矣而賈誼為之痛哭流涕誼蓋忿其如

此也詎視之不勝其忿而文帝忍而不顧帝豈利其然耶帝之心固不樂乎此也不樂乎此而不敢急正乎此帝非暗於事機也以為急於正之而未得志不若緩之而徐俟其可為之時也世以匈奴之寇為武帝攘却之功而不知强本節用以務富其民文帝所以資後世者多矣嗚呼文帝可謂能忍而待者也使文帝之時而遽為武帝之事則攘却之功未保其必集矣故夫為天下者欲求非常之功則必有能忍之度迫之而不動撓之

而益戒怒之而益思志高天下而慮之以全勇過天下
而守之以怯謀葢一世而俟之以徐不萬全不取不百
克不鬬使天下之人探之而莫測其端推之而不見其
形則無為也敵無得而窺之而有為也敵無得而備之
如此則有所不動動則震天下矣猛虎而驟來則荷戈
而奮擊蜂蠆而竊乘雖壯士而失措天下之事其隂蓄
不發而一旦竊乘人之懈者是敵人之所不及慮者也
為天下而不從敵人之所不及慮而隂圖之而恃強以

怒寇急於有為而不待其勢之可為是亦無能忍之度而已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四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五

古聖論

伊尹

陳傅良

人心之疑舉天下之口以辨焉不解也而唯一無心者足以定之均千金之産雖其父兄不敢以意屬諸其鄰二人之爭必塗之人曲直之而後釋蓋無心者天下之所信而自固也昔者湯之仁天下之德之者衆矣桀之

不仁天下之讎之者亦衆矣彼其德湯而讎桀也則湯之與天下必以為是而其伐桀天下亦孰以為非雖然或者是其所德而非其所讎天下之心猶有疑也何者天下之人固有不忍思湯以自便而雖被桀之虐必有不敢怨焉者在也且夫君臣之分甚明而理亂者勢之常數則幸國之釁而易其君又仁人之所不為豈有天下而無仁義之人也哉天下而有仁義之人則湯之仁也吾將以為固然桀之不仁吾亦安之於無可柰何而

已又不忍德湯以叛君不敢以桀棄而不之臣也夫使
天下之大有一夫惻然乎湯之不忍歸而惕然乎桀之
不敢去則聖人所不取嗚呼此伐夏之師所以至伊尹
而定也彼伊尹者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者也桀
之暴也不加湯之聖也不聞彼其心何嘗利湯而病桀
哉湯三聘之而幡然而應薦之桀者五反而衎然而適
則其心又非欲興湯而亡桀也夫其不病之也而又非
欲亡之也而至於醜夏而不留夫其不利之也而又非

欲興之也而至於歸亳而不辭然則桀誠不足以有天下而天下果不可以無湯夫然後向之不敢者轉以自決而不忍者亦以安而湯之伐桀天下始晏然無疑孔子序書曰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伊尹相湯伐桀徵伊尹雖湯亦無以自信於天下也哉周公之東征邦人有艱之者周公曰民獻有十夫為之也而後邦人無異議蓋嘗論之以湯伐夏猶假伊尹以信以周公伐商猶假十夫以信故夫湯周公有無心之實而伊尹十夫有

無心之形與聲徒實而形與聲不孚焉而動天下之兵者三代不為也嗚呼而況乎其實之併亡也

周公

武王之封武庚也存商之仁也固存商之仁也亦安周之心也以人之臣虐其君而取其天下雖盛德民之不疑者㢤寡而重棄其孤翦焉其族而覆之祀民心之疑不解矣民疑而不解天下不可居也故夫封武庚亦安周也吾行仁而不失其自安之道武王之計得矣而周

公從而殺之周公之殺武庚非武王之意也聖人之為不如是其甚也兄殺其父弟殺其子人則曰吾固疑其弗利於商也其號曰存之而固將徐絕之也武王之繼商不情也周公一誅而被武王不情之名則周公之心豈安嗚呼周公之誅管叔其何以謝天下歟且管叔非叛周也叛周公也武庚則叛周也非叛周公也管叔之罪私而武庚之禍大蓋武庚蓄未逞之謀而發管蔡之隙管叔不勝其忿以成武庚犄角之勢則周公之致辟

于武庚而寬管叔之誅也似可何至於戕其兄嗚呼周公之誅管叔其以謝天下也武庚叛也管叔亦叛也周公而施於武庚而置管叔是情屈於親而法獨行於讐也叛均而罰異則天下偏周公之刑矣偏周公之刑則不情武王者管叔不忍殺也是故周公寧忍於管叔夫周公而猶忍於管叔則非甚於武庚矣天下無甚周公之辟而後無疑武王之心故周公能以其身犯戕兄之不祥亦不累其君以弗利商之謗悲夫其仁於君父也

人之事亦畧盡矣闕
且天下之不可謝者時也萬物之不能逃者數也日之
夕也暝月之晦也魄露之朝也晞氷之春也泮其時至
其數窮也固也形不能自絾氣不能自秘闕
從而為之則於道虧却而不為則於民病闕
噫禹不能避謳歌獄訟之歸湯不能使徯者之無怨故
禹而辭歸者弗受之也則天下必以為異湯而簡怨者
弗恤之也則天下必以為恐夫使一人而有異禹之言

而後禹從而聽之則人將以禹爲要巳使一夫而甘忍湯之言而後湯從而爲之則人將以湯爲要巳夫如是則雖天下而不居以居是故禹不敢異而後天下安夏湯不敢忍而後天下安商

伊尹

湯武之師非不知後世之議巳而周公之過亦自知其不免也然安於其議而不知顧知其不免而卒不獲逃焉者何也湯武周公非嫌名也吾身獲萬世之美名而

天下有不可一朝居之禍茲固湯武周公所深憂也是故寧以吾之不足而易天下之大利而不敢以吾身之名而廢天下之安是以湯之德寧有慙武之樂寧未善而周公亦安於其後之貶也閩

首伐桀之謀亦既非矣嗚條之師如釋而放其君於桐人其謂我何

十先生奥論註前集卷五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趙秉淵
謄録監生臣朱鎮